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著



鬼狗

GUIGOU

冰心儿童文学奖得主

《儿童文学》小说擂台赛金奖得主

黑鹤迄今为止最新的、最完美的一部动物小说

一只银色灵犬的迷人传记，

一段感天动地的人犬之缘，

强悍交织柔情，

野性中绽放纯美，

情感之花，就这样悄悄盛开；

生命，本应如此多情。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 著



鬼狗

GUIGOU

为童年的草地而作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狗/黑鹤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4

ISBN 7-5007-8017-6

I. 鬼... II. 黑...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075 号

GUI GO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海 飞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责任编辑: 汪露露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校对: 刘占生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960×1300 1/32 印张: 7.5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8 千字 印数: 1-14900 册

ISBN 7-5007-8017-6/1·751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自序：最接近初雪的银白

我一直想写一头白色的狗。

说不清具体的原因，很小的时候就对白色的动物情有独钟。童年，我在草地上最早的两头狗就是白色的，那是一种酷似乳白色系长毛德国牧羊犬的狼犬。那个品种的狼犬，作为一个珍稀的品种，已经在草地上消逝多年。

小时候，坐在老人身边，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听他们讲述草地上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是现在回忆起来倍感温暖的记忆。

他们会谈到一匹跑得很快的马，至于到底有多快，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它能够轻松地甩掉所有牧人的追赶，甚至在隆冬季节将轮子上装着防滑链的汽车远远地抛在身后。

牧羊犬也是他们百谈不厌的话题。我隐约记得他们曾经不断地谈起一头大狗，其中一位老人用手比划着它的身高，即使排除掉所有夸张的可能性，我也相信，它几乎与当时的我的肩膀一样高。现在想来，那也是十分罕见的巨犬。

其实它在草地上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后来又去了哪里。它在草地上游荡的那段时间里，曾经以飓风般的气势击败了所有的牧羊犬。在犬类的世界里，它拥有



帝王的气质有野兽的残暴。但它从未属于过某个具体的营地，不过在一个牧民的羊群被袭击之后，它追袭野狼到草地深处，将咬断颈椎的狼独自叼回营地。

它是一头银白色的长毛巨犬。一位老人曾经这样形容它，说它的皮毛像极了刚刚降下的初雪。

这个冬天，我背着背包和单板滑雪板，不断地外出滑雪，从一个雪场赶往另一个雪场。我还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单板的品牌 Never summer，我不知道自己的翻译是否正确，永无夏日。是的，我希望永无夏日，雪季永远不要结束。

每一次，我滑到山下，登上索道，缓缓再次上山。我沉迷于这种简单的游戏，上山，再滑下山，不断地重复。空中飘散的雪霰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到来，这意味着我可以在厚厚的自然雪层上尝试一些新的动作。每天从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我一刻不停地踏着雪板从山上高速下滑，我无法控制自己面对寒冷的颤抖。尽管不断吞食已经冻得像冰块一样坚硬的巧克力，我还是失去了太多的热量。

在这种令我瑟瑟发抖的寒冷中，我会突然间想起被我留在家中的两头狗，我开始想念它们。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整理背包准备出门时，它们那期待又倍感失望的目光。面对那种目光，几乎每一次出行，我都在内心上承受一种谴责。对于这个世界，它们的要求真的很少。在它们的世界里，只有两件事，奔跑和等待奔跑。它们那样喜欢奔跑，喜欢在白色的雪上狂奔、跳跃，发出最响亮的吠叫。

它们等待着我带它们外出一起跑步。每一次，当我换运动服和鞋的时候，它们已经在即将外出狂奔热望的驱使下兴奋得不知所措，低声哮吠、狂乱地跳跃。当我打开门的一刹那，它



们的爪子拍打着地面发出巨大的声响，迫不及待地挟着风声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恍若两头野兽。

我领着它们一起奔跑，在阳光下，它们的毛色像融化的铜，恍如从未没落的淘金时代。我在路人惊羡的目光中获得那与孩子的心从未背离的一种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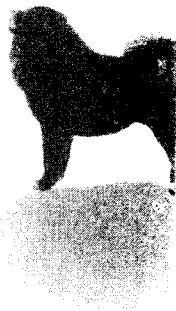
作为一种枪猎犬，它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再展示被选育时不断被强化的狩猎能力，这种奔跑，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信自己狂奔在梦想中的绿色草地和荒野之上。

它们在等待我回家。

白色，除了极少数地区（南极、北极、阿拉斯加和一些终年积雪不化的冰原）的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季节性的保护色，在自然界里是一种罕见的颜色。很多情况下这种白色个体的产生是因为基因突变，这是一种缺少黑色素的遗传缺陷，幼体羸弱，缺少竞争能力，即使能够存活，在群体中也会因为过于醒目而更易受到捕猎者的攻击。所以，白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更显得罕见而珍贵。

有时，甚至可以称之为奇迹。

二〇〇六年一月上山滑雪前



目 录

自序	1
一 离开机场	1
二 陌生的世界	15
三 草地	25
四 黑雪	67
五 草地深处	111
六 营地	111
七 真正的冬天	179
八 伴读的巨犬	195
九 还是草地	207
十 青色的牧草	215
后记	220
注释	221
附录	221

第
一
章

离开机场

上帝见人太孤单,便给我们派来了狗。

——《狩猎之王》约克公爵爱德华[英]



当鬼那粗壮的脖颈上被拴上链子牵出机场的时候，它并不知道自已将要被带到哪里去。

但有一点是它求之不得的，离开这个喧嚣的地方，无论去哪里都好。

鬼在警犬基地里出生，一岁时被送到机场的仓库做护卫犬，它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无论在警犬基地里还是机场的仓库，都只能看到穿着警服的训导员和身着制式服装的机场地勤人员，鬼一直以为世界就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

鬼小心翼翼地扬着鼻子嗅闻着四周这些混和了以前它从未感受过的气味复杂的空气，那些新鲜异样的气息刺激着它那敏感的鼻黏膜。它兴奋地扭动着身体，不时停下脚步，试图将那些飘来的陌生气味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分析它们的成分，探询它们的来源。但牵着它项圈的人蛮横地用力扯动着链子，在从



机场的仓库出来时，大概是考虑到鬼在半路上可能会滋事，它脖子上的项圈被收得很紧，为了更加保险一些，他们甚至额外又在牛皮的项圈之外加了一根钢丝绳。此时当那人用力地扯动时，那根钢丝绳立刻紧紧地勒进了毛下的肉里，鬼几乎无法呼吸，它咳嗽着，小跑几步，跟上了那人。

它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里。

鬼的父亲是一头纯黑色的藏獒，那是一种奇迹般彻底的黑色，全身上下无论是爪尖还是胸口竟然没有一点杂色的毛，它的肩高达八十厘米，是少见的巨型种獒，鬼的母亲是一头德国牧羊犬。它是一次为了获得藏獒的勇猛凶悍与德国牧羊犬的服从聪慧混和杂交繁殖计划的产物。鬼是五只小犬中硕果仅存的一只。在母犬刚刚产下小犬不久的一天寒冷的夜里，犬舍的暖气管线因为年久失修突然爆裂，第二天，当训导员发现的时候，尽管母犬已经将溷湿的小犬叼到犬舍中干爽的地方，整夜以体温温暖着这些小犬，但其他的四只小犬全部因为寒冷而死去，只有鬼幸存下来，甚至没有感冒。

鬼生下来就浑身雪白，还好它的瞳孔是正常的颜色，可以确信这种颜色只是因为基因突变而不是由于基因缺陷而出现的白化病，否则作为繁殖计划失败的废品鬼会迅速地被丢进水桶中溺死。这个繁殖计划，就是为了培育大型冲击犬。似乎应验了纯白色的犬极难训练的经验之谈，鬼总是极易兴奋而难以控制，但已经八个月大的鬼毕竟已经接受了作为警犬的基本服从及扑咬训练。

鬼从睁开眼睛，看到从犬舍外透进来的温暖的阳光开始，就像一棵因为享受到了足够阳光和雨露的植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那丰厚的白色皮毛使它看起来像一头尚未成年的



白熊。

但显然它那巨硕的体型完好地继承了父亲的品种优势，近七十厘米的身高，五十公斤的体重。而它仅仅还是一头不到一岁大的幼犬啊。像鬼这样的獒犬，更适合作为护卫犬吧。

但鬼总是在训练之余兴之所至地发泄自己那过剩的精力，偶尔会玩一两个小花样，它并不按照警犬训练大纲上指示的那样攻击扮演偷袭者手上的护具，而是毫不犹豫地咆哮着扑向对方的咽喉。于是当鬼出现时，没有任何一个训导员愿意扮演那个作为假想敌的偷袭者。训导员知道这是假想敌，鬼可不这么认为，下口时从来不遗余力。因为总是无法通过测试，于是这头在基地里仅有的纯白色的獒犬很有被逐渐淘汰的可能。似乎一切都不可避免，当那扮成偷袭者的训导员出现时，鬼已经明显地知道他的身份，但它仍然不能控制自己发出那种来自松垂的喉管深处的咆哮，那源自血液中一种扑咬的冲动，扯开他的喉管，品尝新鲜的血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蛊惑着它。在它扑咬时，它总是感到有温热的液体弥漫了自己的眼睛，视线会因为兴奋而模糊。训导员那故作鬼祟的动作更加刺激着它勇猛地腾跃着，尽管被双根牵引带、两个训导员牢牢地牵拉着，气管被项圈紧紧地勒住因为呼吸不顺畅而几乎无法喘息，但它不顾一切。于是在身后的训导员还没有发出攻击的指令时，它已经拖曳着两个狼狈的训导员冲了出去，当被拖倒的训导员松开手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阻挡它了，它像一头在深渊里被囚禁了五百年的魔鬼，终于挣脱了锁链，咆哮着扑了过去，那已经自认为充分地做好思想准备的训导员早已经将戴着牛皮护具的左臂伸了出来，同时举起另一只手中的橡皮短棍，准备恰到好处在并不伤害警犬的情况对它进行击打，以检验它的勇气。但



是此时看来这种检验显然毫无必要，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击打的动作，腾跃到半空中的鬼准确地叼住了他的护具，以巨大的体重将他甩倒在地，转瞬之间那牛皮的护具已经随着它暴怒地甩动头颅的动作扯掉，它的一只爪子踏住了他的胸口，毫不犹豫地对他柔软的咽喉咬去。还好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但终于还没至于丧失理智的训导员及时地将另一只手中的橡胶棒挡在前面。

三个人才拉开了狂暴地试图挣脱的鬼，它的口中还叼着那根被当作替罪羊的橡胶棒，但橡胶显然已经被咬透，它坚硬的牙齿碾动着里面的钢芯，咯咯地响。

“鬼，这是鬼呀！”那扮作假想偷袭者的训导员面色苍白地站起时，胸前的迷彩服已经被扯开，露出了胸口上几道正渗血的爪痕。鬼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本来它也可以像其他的警犬一样拥有一个叫起来短促上口却毫无新意的普通名字，但所有的训导员都认为鬼这个名字是最适合它的。

在鬼开始训练科目之后，直到它被送离警犬基地去机场仓库的这段时间里，在训练鬼进行攻击时扮演假想敌，也就是靶子，一直是训导员之间考验勇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当然，所有刚刚完成新兵培训，被分配到基地担任训犬员的新兵，都要接受这样的考验。

鬼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自己的胸中涌动，攻击后它都很久无法再恢复平静，眼睛充血，没有人有勇气夺下它口中那根已经被咬得露出钢芯的橡胶棒。这样的训练不可能再继续了，它被牵回早已经独立的犬舍。

在犬舍里待了很久，那种炽热的液体似乎才慢慢地从它的眼睛里消退，膨胀的长毛也慢慢地平复下来，它吐掉了口中的橡胶棒，趴了下来。



鬼有些茫然地望着犬舍窗子外的北方湛蓝的天空，它似乎也不能理解自己所做的一切。它真的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警犬都是在发出指令之后才开始攻击。它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全国仅有的几头肩达到八十厘米的巨型纯种藏獒，是来自青藏高原的河曲地区，那里素以盛产纯种藏獒而著称。鬼除了继承了那大得可怕的骨架之外，那源于极寒之地的荒野的气息从未放弃对它的主宰，那是黑色藏獒的血，在远离高原的北方仍然生机盎然，在鬼的身体里撞击着它。藏獒，是世界上唯一不惧猛兽和任何暴力的犬，至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猛犬的体内都有它的基因，在那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里蕴育出的犬种可以击败狼或一头雪豹，当然它们天生懂得攻击人类最脆弱的部位喉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鬼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嘴伸向训导员的咽喉。

但这些鬼并不知道，尽管这样，它还要想很久。

鬼最终没有完成训练的科目，而几乎包括经验最丰富的训导员也对鬼那不可一世的扑咬心有余悸，训练鬼，使这些训导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

于是鬼被送到郊区的军用机场，成为机场仓库的守卫犬。那也许是鬼最好的归宿，如果出现在擒获犯罪嫌疑人的现场，那么鬼的攻击显然是致命的，在没有法律做出正确的审判之前，鬼就已经将他们撕得粉碎，提前完成了判决。

在鬼被送到机场的第一个星期，它差一点儿疯了。

每当有一架飞机在机场的上空呼啸着起飞或是降落时，鬼都在灭顶之灾般袭来的恐惧中声嘶力竭地咆哮、吠叫、扑咬。这种凌空而去或呼啸而来的庞然大物的存在是鬼所不能理解的，但那种面对未知事物的惊恐几乎很快就转变为一种可怕的仇恨。



当它发现自己那竭尽全力的咆哮在那钢铁机械发出的巨吼声中几乎像细弱的呢喃时，它为这种对比悬殊的力量而感到愤愤不平。鬼从未感受到这样被轻视，那巨大的钢铁的机器竟然无视鬼的存在，它对鬼所作的一切不理不睬，甚至懒得停下看鬼一眼。于是仅有的恐惧几乎迅速地转化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仇恨，如果可能鬼时刻都在想象着将这凌驾于它头顶之上的钢铁的怪兽咬在齿间化为齏粉。

鬼拖着一根铁链子一次次地扑向那蓝天中沉默的巨人。

鬼曾经有过那样的机会，在鬼一次次执著地扑咬时，最初拴着鬼的链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扇沉重的铁门上。每当有飞机起降，鬼就会像被烧热的油浇灌一样无尽地咆哮、扑咬，在那波音飞机巨大噪音的背景下，鬼所做的一切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每一次腾扑，鬼都倾尽全力，将链子抻得笔直，最后又被链子拖曳得跌落下来，但刚刚落地，鬼又开始另一次扑咬。沉重的铁链击打着混凝土的地面，厚重的铁门，甚至鬼的身体，发出金属相碰的声响。

终于，在鬼到达机场的第六天，那扇铁门紧紧楔入混凝土墙体内的榫头终于松动脱落，那又厚又重足以抵挡冲锋枪子弹的铁门轰然倒地。

即使后来，那些机场的地勤人员也会谈起那头可怕的狗冒着烟尘奔来的形象。

那时，刚好有一辆大型军用飞机降落，鬼毫不犹豫地向前扑咬，那扇脱落倒地的铁门竟然被它拖拽得向前移动了。

最开始，在飞机螺旋桨巨大的呼啸声中，谁也没有注意到鬼，但是当飞机的发动机关闭，螺旋桨停转之后，所有的人都听到，从仓库方向传来一阵好像铁桶滚动般轰轰隆隆的声响。

是鬼。

此时，鬼拖动着那扇近一百多公斤的铁门已经冲上了机场的跑道，为了拖动身后累赘物，鬼弓腰屈背，因为全身用力，眼睛像要迸出一样睁得滚圆，嘴张得老大，露出那没有任何损伤的一口白得耀眼的獠牙，口水拖得老长，一身白亮的长毛随着奔跑而迎风乍起。它跑得很快，钢制的门板与混凝土的跑道磨擦划出一片金光闪闪的火星。鬼就这样一路扬烟造土呼啸而来，一副要把一切碾碎穷凶极恶的势头。

众人恍然以为那是一头拖着冒火的战车而来的酷似白熊的复仇怪兽。

他们并不知道鬼要做些什么，但显而易见，它冲着大型运输机而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误了装运货物可不是闹着玩的。



怎么阻止？首先要让这头疯狂的狗停下来。当然，没有人敢正面去制止鬼，且不说把鬼送到基地来的那些人对于鬼的所作所为的过于夸张的描述，只是此时鬼那不可一世的架势就算是前面有一堵墙也要撞得支离破碎吧。

第一个从后面跳上去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压住正在向前滑行的铁门，在混凝土跑道上轰轰作响地向前滑行的铁门只是顿了一下，在被不远处那闪闪发光的军用运输机的诱惑下，几近疯狂的鬼的拖动下继续向前滑动，那人因为惯性的作用没有站稳，摔倒在跑道上。

于是同时跳到铁门上两个人，铁门的滑动才渐渐地慢下来，直到第三个人踏到铁门上，铁门才终于停了下来。

当鬼发现终于再也无法向前一步时，它慢慢地转过了头。这些站在铁门上的人看到一头真正的野兽，它剧烈地喘息着，伸出红色的舌头，嘴脸上挂着黏稠的唾液，与颈上白色的长毛



纠缠在一起，发红的眼睛空茫地望着这些站在铁门上阻挡着它的前进的人。但这些人并没有惊叫着逃开。在鬼还没有向这些敢于阻挡它的人扑过去的时候，几根结实的绳子已经飞了过来，套在它的脖子上。

鬼的脖子上被换上一根更加结实的链子，那链子结实得足以用来锁住一头大象，用这样一根链子来锁住鬼显然有些夸张了，但目睹过那天鬼拖着沉重的铁门在跑道上飞奔的地勤人员却认为绝对有这个必要，而那个在跌倒时被擦伤了脸的家伙更是坚信不用这样的链子鬼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来。

于是鬼就被这根又粗又重的链子锁在基地大门边一根深深埋进混凝土下面的钢柱子上。这次，正像那些地勤人员所说的，就是一头大象，恐怕也没有力气再逃出去了。

被换上新链子的鬼变得更加暴烈。

现在，它的每一次扑咬因为拖拉着那么一副又粗又重的链子而更加气势惊人，每一次腾越的声响都像是碾碎了一堆钢铁的蛋，哗啦啦铿然作响，似乎有一只金属打造的巨犬在攻击。鬼还是每天面对着所有起降的飞机咆哮，在错过了那仅有的一次攻击机会之后，使鬼更加仇恨这可望而不可及的机器。

现在鬼不再让任何人靠近，即使餐厅那个每天喂鬼的老工人，也只能将那些食物远远地抛向鬼，而水盆，每次都是用一根棍子推到鬼那链子允许的势力范围之内。

而那可望而不可及的飞机，也就成为鬼可望而不可及的仇敌。能够接近并紧紧咬住那闪亮的机翼的计划，一次次在鬼的梦中成功地付诸实施。但鬼从未有机会将这梦完成，因为黑夜之中另一架飞机闪烁着魅影般的红色灯光降落了，轮胎与跑道接触时那撕心裂肺的磨擦声像尖刀一样撕扯着鬼的耳朵。鬼又